

饺子，家的味道

□张清

“乡音”征文·作品选登

海鱼的诱惑

□龚慧枫

每年八月刚过，先生就坐不住了，催促孩子赶紧写好暑期作业、检查行驶证和车况、安排好各项工作事务、诸般琐事……这时，便会适时地接到几通家乡来电。电话那头催促：“记得回来呀，都在等着你呢！”电话那头又答：“肯定记得，过两天就回！”

先生老家在汕尾陆丰，每年八月中旬开渔，那是等同于重要节日的存在。在外的游子会纷纷约回，享受海边湿润的空气，还有那念念不忘的海鱼诱惑。

我自小对海鱼尝得不多，成家后随他返乡，这些年来竟吃海鱼上了瘾。要吃好海鱼就得先懂得挑鱼。婆婆教导说：红目鲢（大眼鸡）要选尾巴齐平的母鱼，肉质滑嫩且香，尾部纤长的是公鱼，肉质味道稍逊；马鲛鱼的鱼头越尖越好，仿如扇形的尾巴张得越开就代表鱼肉越爽弹，鳞皮的色泽越深则证明肌肉贴得越紧，嚼起来加倍的香；以凶狠成名于浅海区的乌鱼要挑唇鳍宽的，嘴尖且眼后微突的才是野生鱼，肉质才鲜美；龙舌鱼要选外表呈微棕色、鱼鳞较小的才会鱼味浓厚；红色则要挑小的，因为它的骨头里含有一种油脂，使得它全身呈红色，而这种油脂加热后会附在鱼骨内壁，肉少的鱼煎起来热力更易使油脂凝结，亦令肉质变得甘香。

婆婆烹制海鱼的手法也层出不穷、花样繁多：她习惯把红目鲢用猛火稍煎，待到半熟再倒入煮沸的开水，一激之下鱼汤很快便变白变浓，临盘起前添上两棵葱段的新鲜薄荷，清新馥郁掺入浓郁的

感，专做生饺的品牌连锁店也随处可见，下单即做，立等可取。回来一煮，片刻就好，想天天都成。又或者干脆去餐馆酒楼，或蒸或煮或煎，任君选择。南粤的广式早茶，更有晶莹剔透、味道鲜美的虾饺，点上几笼，与家人或朋友一起喝茶品饺，更是闲适惬意。

我如今已离乡千里，也早有支付得起任何一餐极尽奢华的饺子宴，但还是喜欢自己动手在家里包饺子。我总感觉，无论哪家店里的出品都不如自己做得好吃。每每如此说，我的孩子总有些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当然是酒楼的名饺更美味，茶楼的虾饺更诱人。想想也是，没有经历平常人家的艰难岁月，没有关于饺子的刻骨铭心的童年记忆，没有融入至真母爱或手足情深，如何能体悟到自制家常饺子所拥有的丰厚内涵，如何能品出其烙印时光的悠长味道。

有时想念家乡，我便想给远在家乡的母亲捧上一碗我亲手包的饺子。有时想远游的儿子，我便想给儿子快递一份我包的家乡味道的饺子。不为别的，只为那忘不掉家的味道。

及此事，仍会落泪。

二

母亲后来坚持在繁重的工作之余将宅前的一小块空地开垦出来做菜园。荒地板结，母亲用铁锅慢慢地深翻，再用铁榔头将土块敲碎，然后用铁锹平整。我们兄弟俩放学回来，听说种地是为了能吃上饺子，也干劲十足地跟着母亲在地里忙来忙去。母亲去跟邻近的农民学种菜，我们依然有样学样，很快便知道如何起垄，如何摆放菜苗，如何加肥料，如何培土成行。夏天，青菜长得极快，啃噬菜叶的虫子长得也快。于是我和哥哥放学后又有了一项颇有乐趣的事——捉虫子。我们各持一个大口玻璃瓶，分行包干，晚饭前结束战斗。所捉的虫子则成为我们兄弟俩养的几只小鸡的美味晚餐。谁捉得多，就是胜利一方，临睡前就不用走进黑乎乎的院里去关鸡棚的门。

洒下无数汗水之后，我们终于吃到搬入新家后的第一顿韭菜馅饺子。母亲为此忙活了一个下午。第一茬韭菜毕竟太少，包出来的饺子不多，但那种美味总是平常文字所能尽述。而母亲只在在一旁

开心地看我们兄弟两个吃。仅比我大一岁的哥哥到底懂事些，他只吃了一个，便硬拉着母亲一起吃。而我这才想到要分些给母亲。

小菜地日渐丰盈，我们吃饺子的次数也越来越多，饺子品种也逐渐丰富起来。有一次，母亲还为我们做了油渣馅的饺子，在萝卜丁中加了猪肉熬油后的油渣，再加一点葱花一拌，煮出来的饺子咬上一口，那是真香。

三

早春时节，母亲会带我们去田野里挖荠菜。荠菜切碎，拌入一点泡软切碎的农家红薯粉丝，有时还会加入一点肉沫，再将菜地里的几棵小葱洗净切碎，加一点油一起拌匀，就成了非常美味的荠菜水饺。

隆冬时节地里无产出，但母亲早已在入冬时就将收获的白菜打捞干净，洗净晾晒，入锅过沸水捞出，再切碎成小段，码入陶制缸中，做成地道的酸菜，所以我们也吃得上美味的酸菜水饺。

我们兄弟俩早就兴趣颇浓地学会了包饺子。从此，母亲只需做好饺子皮，我们兄弟俩负责包。刚开始我们常常弄得到处是面粉，兄

弟俩看着对方一脸面粉相互嘲笑，包出的饺子也是奇形怪状。母亲从不因此而责备我们，而是耐心地示范，并且肯定我们的每一点进步。很快，我们就能包出像模像样的饺子来，摆起来也是横竖成行，整齐划一。

母亲还会做一种类似锅贴的大饺子。在灶上铁锅里放少许水，烧开后，将大饺子蘸点水，轻轻贴在锅内水线之上，一个挨着一个，贴上一圈，加盖。此时火候一定得拿捏好。火小，会有饺子滑落到水中；火大过急，则会糊底，难吃。母亲的手艺好，每次做出来的锅贴大饺子都是一面金黄，整体饱满，好看又好吃。冬日晨起，母亲端上热腾腾的早饭——两只大饺再加一碗稀饭，兄弟俩吃完，全身暖暖地上学去，还真是幸福呢。

我们兄弟俩成家立业后，都能做得一手好饭菜，现在想来，当为母亲所赐，亦是岁月所赐。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此言不虚。

四

如今已是物质丰盈的时代，饺子早就不再是“奢侈品”。超市里有速冻水饺，如果讲究口

饺子，对于北方人来说，既是重要年节的应景之物，亦是一种普通的家常面食。我自小便爱吃饺子，恰如故去的外祖母所言：“这个孩子，爱饺如命。”

一

往昔岁月艰难，能糊口已属不易，饺子自然属于奢食。只在春节、元宵这种重要节日，全家才能吃上一顿饺子。一年中其他时光，只有老人病重、孩子要远离家乡或怀念逝者办葬礼的情况下，家境稍好点的人家才会做一两碗饺子，孩子们才偶尔可分食一二。

刚刚蹒跚学步的我，曾在奶奶家看着为病中的爷爷煮的几只韭菜饺子流口水。虽在母亲极为严厉的目光下不情愿地慢慢走开，可回到家还是忍不住为了要吃饺子而向母亲哭闹。彼时父母白手起家，刚刚东拼西凑地借钱建起几间草房，除了维持最基本的生活，所有的收入都用来还债了。母亲哪有能力为孩子做饺子呢，只能拥我在怀，默默垂泪。现在想来，那时我哭闹时反复念叨的几句话，全都如针刺在母亲心上，也应该是母亲一生为数不多却难以释怀的痛吧。至我成年，闲聊时母亲每每忆

没谁能一直活得好

□鲍海英

假日里的傍晚时分，我到公园闲逛。这个时候，公园的人已经很少，临近一休息长廊时，我忽然听见有抽泣的声音。侧过身去望一眼长廊，原来有一个女子，正独自在那哭得伤心欲绝。

这是一个打扮得体、神态和气质俱佳的年轻女子。她的发髻高高的，面容姣好，身边还放着一个精致的挎包。她一边哭泣，一边旁若无人地从挎包里取出纸巾擦拭着眼泪，仿佛整个公园都是她的天地。

我最怕见到人哭，尤其是年轻女人。她一定是遇到什么伤心事吧。是男人抛弃了她？还是老公有了外遇？还是孩子遭遇了什么不测？或许有可能是她的父母出了什么事？或是她被别人骗光了钱财？

我揣测着各种可能，但又不敢想象，她会遇着这些不幸。我希望，她只是走累了，想找个清静之处，像个孩子似的，莫名地哭一场，发泄一下情绪，然后能高高兴兴地，在天黑之前，回到灯火可亲的家。我希望她哭过之后，依然是一个坚强的妈妈，一个贤惠的妻子，一个孝顺的女儿。

人生似海洋，每个人的生活，都不会风平浪静，都会有顺境和逆境，都会有峰回路转。谁还没有在人生的谷底，痛痛快快地哭过一场？

我想到了自己。20年前，老公还在部队，我带着4岁的孩子，在农村老家。一天深夜，孩子突发高烧，临近40℃，非常危急。可那时家里根本没有汽车，我急得抱着孩子，火速跑到公路边，希望有过路车辆能够把我和孩子载进市区医院。

夜晚，偶尔有汽车驶来，可任凭我怎么叫喊，司机都不理睬，只是在我身边稍稍减速，很快又飞驰而过。我拿着手电，突然情绪失控，一下子瘫坐在地上，号啕大哭。这一哭，居然哭停了一辆过路车辆。很快，我们就到了市区医院，儿子终于转危为安。

瘫坐在公路边，像个泼妇号啕大哭，这场景，似乎与一向内敛文静的我根本不会沾边。然而为了孩子的安危，我相信，任何一个母亲，都会像我一样哇哇大哭。

人生中，幸福和痛苦，虽说是结伴而生，但总是苦多乐少。人活在世上，本就艰难，生活中的苦，有时只有我们独自咽下，慢慢品尝。正如杨绛在《一百岁感言》中说：“在这物欲横流的人世间，做人实在是够苦。”人生不如意的事十有八九，在人生的征途中，谁能够一直走着顺境，花开四季？如果有一天，你看见有人在偷偷抹泪，请一定不要打扰她，更不要嘲笑她，因为在酸甜苦辣的人生中，没有谁能够一直活得好。

希望那个在公园里痛哭的女子在哭过之后，能重新上路，做一个真正的强者。经历过挫折后，我们才会在苦难里开出一朵好看的莲花。

大美中国

少半根柱的千柱屋

□文/图 霍无非

距浙江省诸暨城约三十公里处有个东白湖镇，这里山林葳蕤，河溪清澈，抓一把空气，似乎都能沁润掌心。最引人瞩目的，是掩映其中的名人故居，错落有致的白墙黛瓦民宅小楼，田垄沟沟飞起又落的翩翩白鹭，好一幅乡间风情画卷。

我们要拜访的地方叫斯盛居，当地百姓简称其“斯宅”。它有一个形象的别称：千柱屋。顾名思义，这座宅屋多廊柱。

从诸暨乘车约一小时便来到这里。车在千柱屋前四五百米处就得停下，为的是保护生态环境，这段路游人必须徒步。远观千柱屋，四周都是农田，南瓜圆，豇豆长，苞谷挺……到处都是绿。屋前小溪旁还有樟竹粗壮成林。千柱屋门口保留着一大晒谷场，虽说未到收稻时节，场上显得有些空落，但放置着少许农具物件，旁有鸡鸣狗吠。一股农家气息已扑面而来。

千柱屋是个方形的高墙大院，墙有可对外观察的窗孔。其使用功能，应该类似粤闽赣交界客家聚居的围屋，平时互助，战时御敌。从建筑形制来看，这里又兼有江南叠状翘角的马头墙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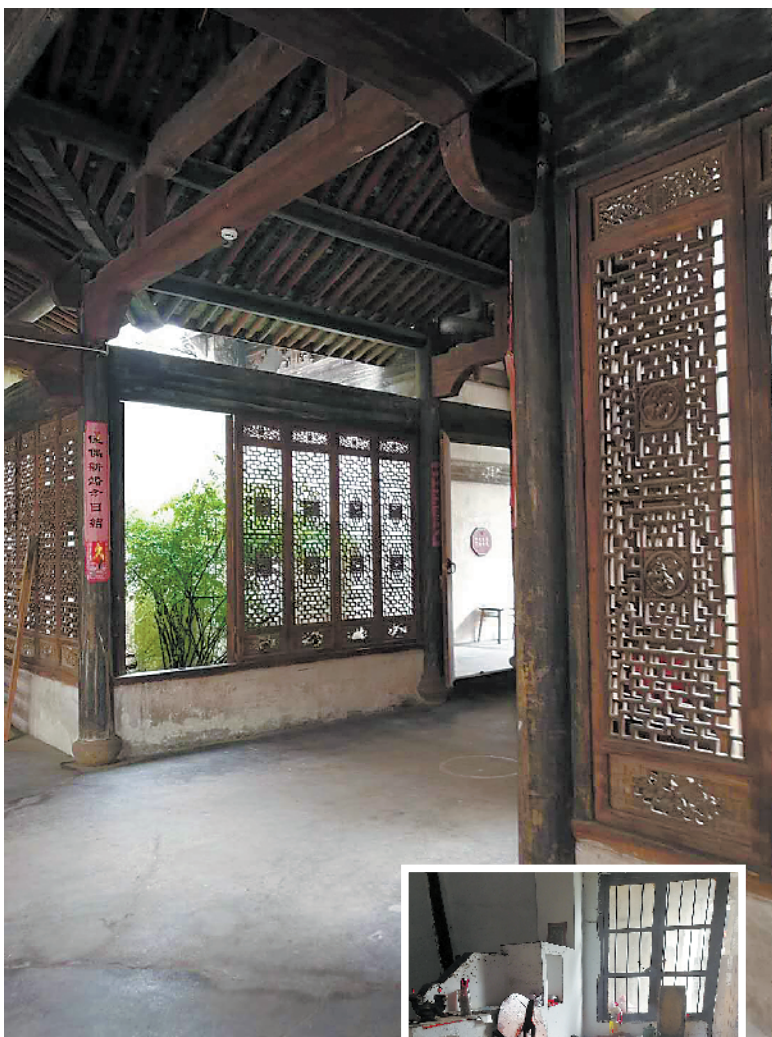
清嘉庆初年，当地集官贾一身的斯元儒在此建宅，这千柱屋迄今已历经二百多年风雨沧桑。正门处抬头，青砖门额上用九重篆刻的“于斯为盛”四字。字形外方内曲，据说是仿北宋书画大家米芾的字体。门额两边檐角上刻着人物、神兽的砖雕，堪称千奇百态，栩栩如生。主人生前定是嗜好风雅、热衷书卷。

正门之外，两侧还有四个门口依次排开。其中五个门各接一条纵道伸向院内，院内以庄严肃穆的厅堂族祠为中心，那是进行议事、祭祀、族会等重要事项的场。这似乎是中国式老宅院的固有格局。另三条横向的房廊通道与纵道交错，四通八达、近七千平方米的主建筑相连。大院套小院，处处房连房，抬眼见天井，收尽阴阳雨。这建筑每一处都方正不斜，与正门上的九重篆字多么相像啊！我已能想见当年建屋之大户，房多人丁旺，子孙跪膝旁，族人勤来往，和睦好相帮……尽享天伦乐的情形。

在院宅里转，印象最深的当是数不清的廊柱房梁墙面，均用杉、松、楠等各种木材制成，古色古香。虽然年代久远，表皮褪色、斑驳，但配上住户贴的吉祥对联、福字，挂上大红的灯笼，色彩浓淡恰到好处，把有些幽暗的廊道都映亮了。那些笔直粗壮的圆柱立地撑天，有的油光乌亮，大概没少让人伸臂合抱吧。叹为观止的还有镂空雕刻的屏式窗棂，图案端庄，刀功精细，能品琢出当时的设计理念，也可欣赏到工艺的炉火纯青。

细致端详，竟有新发现。临廊木窗从前屋至后院，分区雕刻了菊、竹、兰、梅四种花卉图案。问住户何因，得知是当年斯元儒把百余间房分给四个儿子，每一种图案为一子所有，是为标记。斗转星移，物是人非，现今居此的仍有七十六户，其中三十八户为斯氏后人。这古老的院宅已向外界敞开胸怀，但多姓人家仍睦邻相处。

我很好奇的一件事，是千



▲临廊木窗从前屋至后院，分区雕刻了菊、竹、兰、梅四种花卉图案



►现今居此仍有七十六户，其中三十八户为斯氏后人，图为灶台

柱屋真有一千根柱吗？结果被告知只有九百九十九根半。千柱是个大约数。原来，有半根柱是建在一间大屋的阁楼上，下面的厅堂不设柱，是为保持宽敞和美观，方便举办集体娱乐活动和红白喜事。瞧，这设计又涉及力学原理和计算方法。

古代的工匠真是心灵手巧，一方人杰造一方佳境。



《大美中国》栏目欢迎投稿。稿件要求具有纪实性，以散文随笔为主，紧扣岭南文化。投稿请发至邮箱：hdjs@ycwb.com，并以“乡音征文”为邮件主题，个人信息请提供电话、身份证号码。

那时我们有的是耐心

□胡兴法

少年时，有阵子，我手里总挽着两条牛绳儿。前面牵的是一头黑牯牛，早训成耕地高手，闭着眼，它也认得回家的路；后面则牵着一头黄牛，它个子娇小，肚子滚圆。

我几次想调教黄牛耕地。好不容易套上了犁，它弓着腰，喘着气，就是迈不动步。我以为它是装的，抽它一条子，它努力向前试了试，还是迈不动步；我再狠劲补上一条子，把自己虎口都震疼了。结果黄牛一惊，屁股一个激灵，一使劲，一个趔趄，竟倒在水田里。我这才明白，它不是装的。它尽力了。它是小母牛，实在拉不起一犁土。我心疼了。牛轻易是不会倒地的，何况只见过黄牛牛那对并排深邃眼睛的人，就会明白，牛也不是虚伪的动物。

我断了让黄牛耕田的念头，改让它拉石磨。磨有磨芯，它要做的就是绕着磨芯在原地转圈，拉石磨省力，还不会挨打。黄牛牛学拉石磨的那天，我把父母都邀上了，搞得跟我上小学第一天一般隆重。它挺争气，只教一次就学会了。

黄牛牛磨拉得好，家里的活就这样分工了：黑牯牛耕地；我与父亲播种、收割；黄牛牛拉磨，把一粒粒粮食磨细；母亲将磨细的粮食做成饭。看看，像不像我后来在城里看到的流水线。那时，我们一直给牲口与人相同的地位。一个完整的家，除了人，还要算上牲口，缺了谁也不行。

每年春季，耕地整水田时，我们会每天给黑牯牛安排一顿苞谷面糊糊，甚至是鸡蛋。像村里老光棍赵全养的一头公猪，每次配种后，他都会赏它一个鸡蛋，他自己却从没舍得吃一个鸡蛋。

耕地整水田那些天，我

们知道黑牯牛的确辛苦，但一家人的活命粮看的就是它这几天的脸色，所以这几天，它的地位比家里所有人都重要。收成不好的时候，我们也会拿出苞谷棒壳子、黄豆荚壳子给它加餐。那是放在牛圈屋顶上珍藏了一个冬的最好粮食。大雪封门时，都没舍得拿出来给它吃。我们对牛说，现在藏着掖着，终究还是给你的，你得等着。在那些什么也不够充沛的日子里，牛也学会了等待。

黄牛牛每次拉磨前，我也绝不会让它空着肚子。草吃得饱饱的，水喝得足足的。我宁可自己空腹拉一天地，也不愿让它空腹拉半天磨。推磨前，我还会蘸着口水用手指头把它的一身黄毛梳得顺顺的。它铜铃一样美丽的眼睛，眼角偶尔会有眼屎，我也会仔细给揩干净。我会蹲下身子，仔细抬起它的脚，检查蹄丫里有没有嵌进去的石子。当然，这时还不能推磨，还得让它再休息一会儿——哪有人吃饱了后就立即干活的——母亲告诫我，刚吃饱后就干活，无论人与牛，肚子里都会“起气”。这牛肚里，草与水发酵，起了气，还要干活，它得多难受。所以它推一次磨，得耗上大半天。冬天干脆就是耗一整天。

慢慢地，我已长成一副牛一样的骨架子，也能俯下身，抱着磨石，当一回牛，可以在相同的时间里磨出与牛相等的几升苞谷面、麦面。只是母亲说，牛有牛的活，有人人的活，我把它的活干了，它又拿什么打发这漫长的一天呢。既然是牛，它就磨磨啊。所以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像磨道上的一个圈套子，循规蹈矩，照着走就是了，谁也不用抢着谁的。那时我们有的是这样的耐心，对人对牛，对一颗苞谷，对一朵经常飘在我们屋顶上的云……



住户贴上吉祥对联、福字，挂上大红灯笼，整个廊道都亮了



车在千柱屋前四五百米处就得停下，这段路游人必须徒步